

文史拾零

# 乾隆敕令恢复绛州澄泥砚古法烧制钩沉

■李云峰

在为“山西三宝”绛州澄泥砚撰写长篇报告文学《绛州澄泥砚》的过程中，搜集阅读到与绛州澄泥砚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若干，其中就有清代乾隆皇帝与绛州澄泥砚有关的故事，值得介绍给读者。

明代以来，随着石砚的大量开采，以及铜、铁、瓷、木、漆、紫砂等不同材质砚的涌现等，澄泥砚到明代晚期已经渐渐丧失了生机。及至清初，由于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对自唐代以来一系列为宫廷贡品的绛州澄泥砚的烧造延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之澄泥砚自身工艺繁杂，烧造工艺难控、成品率不及石砚等导致了其高额的成本，更加之烧造工艺被工匠们视若生命秘不外传，导致绛州澄泥砚濒临停产或中断烧造。

绛州澄泥砚古法失传与停产，反倒激发出清高宗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全力尝试恢复其旧有风貌的努力。据清宫廷史料记载，对诗书画印多有涉猎的清高宗，更是嗜砚成癖。而于诸多砚品当中，又非常偏爱澄泥砚，竭力搜罗世间遗存的旧物，御笔题款，编入清宫内府编著的《内府藏名砚之大成》的《西清砚谱》。该图谱所录250方砚台佳品中，澄泥砚就占51方，其中清高宗御题诗铭文关涉绛州汾水字者，就有11方之多，包括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绛州进贡的宋澄泥虎符砚。以他为《唐八棱澄泥砚》御题的铭诗为例：

汾水澄泥铸县制，  
贾氏谭录详记事。  
建武庚子分明识，  
海鸟飞鱼出波际。  
佐我文房之五艺，  
挥毫只欲书亥字。

他又在《砚说》中，称其砚“土质细润，坚为玉石，其为汾绛旧物无疑”。再如御题《宋澄泥石函砚》铭：

绛州泥，谁为澄？端溪石，谁为形？泥而石，非所料；石而泥，非所较。一而二，二而一；水为入，墨为出。背画井，思复古也；而磨凹，不可补也。经世修身，宜思何以自处也。

还留意到，高宗皇帝在乾隆四十年(1775)为另一方《旧澄泥玉堂砚》御题的《澄泥砚铭》：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册年始用澄泥习字，曰：实悚乎！斯亦有义，初缘弗知。兹知乃试，偶命求之，不径而至。汾水之泥，墨池之制；色古质润，体轻理致；比玉受墨，较石宜笔。临池虽助，书法实愧，更予戒哉，玩物丧志。

由此判断，他是在这一年初次开始使用澄泥砚，发现绛州澄泥砚比石砚、玉砚还要发墨的优点，引起兴趣。可是所藏绛州澄泥砚砚品太少了，于是就有了在他指派下长达十年之久试制绛州澄泥砚的故事。五月，清高宗读到四库全书馆进呈的《贾氏谭录》中所记绛州澄泥砚取泥制作之法，遂谕令山西巡抚巴延三在山西绛州寻找旧制澄泥砚，并且欲意让当地制砚之家根据《贾氏谭录》所记载的方法仿造：

朕闻四库全书馆所进之书内，《贾氏谭录》载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等语。澄泥制法昔人既笔之于书，其说自不妄。绛县系山西所属，其法至今是否流传土人，尚能得其遗制否？著传谕巴延三留心寻访。如尚有旧制之砚，则随便取数方呈进。若已无世业之家，即竟委人依谭录所载做法试仿为之，一年之后能否成材再行据实覆奏。将此遇奏事之便传谕知之，欽此。

时隔一年，清高宗在四十一年(1776)八月二十六日的一道谕旨当中，又提及上年着令巴延三所办之事，进而要求呈送澄泥：

上年夏间朕批阅四库全书……现在于各处寻访一得其人，能否如法仿制未据奏及。如果试有成效，即将制就之澄泥呈进数块以备观材之用。将此遇便传谕巴延三知之，欽此。

同一年，既有清高宗在进献新制菱镜砚上御笔亲题，记录他命巴延三留意访绛州如有制作澄泥砚的世家。乾隆四十六年，江苏织造全德上奏江苏有制作澄泥砚者，清高宗遂把用绛州澄泥砚材进一步试制澄

四十年因谕山西巡抚巴延三，试仿为之，一年以后，巴延三以所造砚材进，视其中有可作菱镜砚者，乃出旧藏砚式，命匠制此砚。

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初八日，清高宗又有一则谕旨是让巴延三“陆续仿造”“并可每年造送也”的内容。这些谕旨，似乎说明，巴延三已经在绛州访得仍然能够掌握澄泥砚制作工艺的“世业之家”或者“妥人”，烧制出了澄泥砚品。而根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宫中进单》所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三套六方式仿古澄泥砚)。”可知当时山西方面的确是遵守谕旨，每年都在给内廷呈进绛州工匠制作的澄泥砚。这一年，还有山西巡抚雅德奏呈的折子：

澄泥砚材事：窃照晋省历年奉旨仿照《贾氏谭录》于汾河试取澄泥砚材，每年九月间预令绛州及猗山、河津二县各制绢囊置汾水内，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奴才仿令该州县将绢囊内浸取澄泥解省，悉心选造，试得净细砚材一十八块，敬谨装匣呈进。

又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农起奏折》，也是进呈澄泥砚材的：“……得净细砚材二十七块，敬谨装匣呈进。仍令该州县等多备绢囊照旧安放汾河如法浸取……”由此可知，绛州方面呈送澄泥的工作，每年都在继续当中。据《乾隆朝官中档》文献记载，山西自巴延三及以后历届巡抚，每年进贡澄泥砚材长达十年之久。这项工作，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清高宗下谕鉴于“此项砚材存贮备用已多……嗣后无庸再行备办呈进”，才告一段落。

这些取自绛州汾河的“瑾泥”砚材，清高宗在命山西绛州方面和宫廷造办处“砚作”仿制的时候，又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察访制作澄泥砚的世家。乾隆四十六年，江苏织造全德上奏江苏有制作澄泥砚者，清高宗遂把用绛州澄泥砚材进一步试制澄

泥砚的任务交给了他。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清高宗一方由宫廷造办处“砚作”仿制品《仿汉石渠阁瓦砚》的题铭当中品出缘由：

刘氏瓦砚称石渠，汾沙埽埽其式俱，以昔视今旧殊，由今视昔异乎？

后两句模棱两可的语意——与汉代的澄泥砚瓦相比较，当下烧制的澄泥砚除了有新旧的不同外，它们在质量上是不是仍有很大的区别？似乎透露出这位皇帝内心那种“寤寐思服”而终未如愿的失落与惆怅。根据后来全德进呈试制的两方澄泥砚的奏折，可知江苏那里的澄泥砚也试制成功了。他所进呈御览的两方砚台，一方是《硃砚》，一方是《墨砚》，皆作方形，墨池皆作偃月形，砚池略呈圆形，墨池与砚周缘，皆有一周棱线，其造型、装饰、做工都堪称一流。但细究全德呈奏的具体制作方法，实属一般的烧制砖瓦陶艺之法，绝非唐代绛州澄泥砚古法。可见清高宗并不满意，这从他为其中的《墨砚》御题的铭诗中，或可得别样的体味：

绛县得材伪仿古，余制二砚砚匪欺。临池五合一助，逮忆苏言意则忧。

如果说前一首题铭诗流露出出来的情绪还比较隐晦，那么这首诗作的后两句，怅然若失的情绪就表露得更为直白了。莫非是与苏轼《书吕道人砚》中所言“坚致可以试金”的吕砚质地相比较，无法满足意当下烧制的澄泥砚质地，进而感慨“道人已死，砚渐难得”乎？

清高宗兴师动众长达十年寻访古法恢复试制绛州澄泥砚之举，终因唐法不可得，致使质量总不如从前。同时期的民间作坊虽然仍有零星制作，但质量则每况愈下。比如江南海门也曾以“海中澄沙久而结者”烧制，终以“亦不甚好”而停业。

古法既不可得，只求牟利的商贾小贩们更是开始了制假售假，进一步加速了澄泥砚日渐衰落的趋势。虽然在故宫库房内，至今还保存着二百多块完整的汾河澄泥砚料，古法绛州澄泥砚，还是不可逆转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谈艺录

运城人在外地，免不了关注运城的人和事。过去关注靠电话电视，现在更多的靠文字，有时候也看一看抖音和短视频什么的，但不多，还是习惯于文字。文字养心，觉得踏实，而且不止官媒，个人自媒体的文章现在更多更丰富。初识淇园便自淇园散文始，他的个人公号就叫淇园小憩，后来好像名字换成了淇园散文。

很多关于运城那头的文章甚至所谓的文学作品极易陷入程式化的乡情乡愁怨嗟白，相似的怀旧抒情，类同的情感表达，同质化的亲情告白……从轻浅的生活表象得出近乎一致的文学意象，有朋友说像小学生作文。看到淇园的文章时感到眼睛一亮，这个亮就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有料，且有趣。

淇园者，李立欣，与我家乡歌村半坡之隔，年长于我，西望同一面孤峰山，渴饮同一瓢下雨水。他写运城人运城事比我得得心应手，比我老练厚实，见多识广。我曾多次表示，有时觉得淇园笔下的许多文字像是自己写的，然而却不是，有的题材及叙事风格也颇合个人喜好，有的却是自己写不出来的，不只是文字和力度，单是生活阅历就不足以抵达这样的深度和厚度。他在写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运城、我们的运城。这样的书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个人风格和偏好，还能为更多运城人所接受，足以说明淇园文字里浓密的运城元素，浓郁的运城特色和浓重的运城风韵，这浓、那浓，你浓、我浓，且总能戳中运城人的痒点、痛点、泪点。这就要考验作者的功力了。他的很多篇章被运城人传诵，如《下雨水》《吃在后半年》《鏖麦》《晋南端午》《油灯有光》《黑馍旧事》，以及为运城十三县(市、区)人分别“画”得群像《万荣人》《临猗人》《新绛人》《夏县人》……都成为坊间话题，阅者众、转者众、赞者亦众。

知道淇园又要出书，对于一个以文为好的写作者，出书并非难事，但淇园的这本书好像“难产”了很久，据说他慢工出细活一直在磨。后来，俟过公历2024新年，新书终于见到了，就是这本《南风薰兮》。

在运城，敢以“南风薰兮”为题作文，敢把“南风薰兮”作为文名剧名曲名书名的文艺工作者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南风薰兮”四字之于运城，太大、太重、太有分量，太代表运城了。舜歌南风而天下治。运城人把舜把南风当神当地恩泽来敬的，凡打“南风”牌的非高则大，非富即贵，不是龙头企业就是地标建筑——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相传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抚琴歌处在运城，抚琴歌呼的也是运城。淇园出书《南风薰兮》，显然首先是具备运城视域的宏大视野的，同时也有为文者的宏阔襟胸和弘大勇气，或者还有一点为运城而歌、代运城而歌的野心。当然，他也有这个底气。

文学是有精神故乡和地理疆界的。

无论是国外的福克纳、马尔克斯、杜拉斯等，还是国内的作家，散文创作尤其是，其现实性、现实性和在场性更是需要特定地域来承接朋友圈里的如写草原的鲍尔吉·原野、写北中原的冯杰等，都是在地耕耘，吐露芬芳。淇园也是，至少之于中原是，之于南山也是。淇园文章像是运城风土民俗的活字典，方言语体中的许多古语古字在他的文章得以复活重现，比如关于运城人刘麦的那个“鏖”，吾乡人晾晒用的那个“簍”等。他不仅善于挖掘而且更善于生动朴素的意象描述，比如他写村巷的墙，“麦衣和泥抹过的像麻布，白石灰浆抹过的像的确实”，不仅形象、有画面感，而且这样写更精确、幽默、耐看，更有尘世味道。淇园的观察看似与常人无异，皆是寻常人家平常之物，却显然锐利犀利直至透视到了更大的角度和更多的角落，因而兼容性极强容易引发共鸣。比如，他写的“树是风的姿态，土是风的疲惫”，以及红柿子，“偶有红红的软柿子，大多是蒂根生了虫，虫在蒂根挠一下，柿子痒了就想笑，一笑，脸就红，身子就变软”，便是好的观察，也是极好的语言，这样的文字仿若天成，刻意反而得不到，正是因为他对运城风物浸淫太久，观察太细，故而才能从容下笔，应运自如，笔下生花。

淇园写得好的篇章很多，比如分写的运城各县(市、区)人，比如一些人情味郁的乡村叙事，但个人觉得最好的还是关于吃的话题。文人随笔写吃的写得好的多了，比如远的有清代袁枚，近的有汪曾祺，香港的蔡澜等，近几年还有个英国人扶霞，写中国川菜的，代表作《鱼翅与花椒》，写得也别有味道，我看了。拿淇园与之相列可能有人觉得说高了，不过我阅读中体验淇园风格最典型最鲜明最乡土的恰恰是他笔下那些关于吃在运城的文章，或者是文章中关于吃的段落。他写得真是细腻、生动、传神，好像我就坐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吃，有生活滋味，有人生况味，有世事体味。比如他最善写的几个关于乡人吃的动作，脖子一缩，袄扣子一解，油一泼，醋一浇，秦椒一搅……就准确抓住了运城人吃饭时的经典瞬间。他写的运城人吃饺子，吃饼，手一拍、嘴一抹、两手在裤腿上一蹭，裤腿往肩上一搭……活脱脱一个出门行旅的运城人形象；写主妇摊煎饼，整个一擦，油刷子一抹，面汁一倒，顺手一旋……寥寥数语，以“一”贯之，就达到了表现效果；还有他写的运城人吃豆腐脑，一碗豆腐脑，一匙米醋，一撮醋盐，一勺韭花，吃羊肉泡馍，葱蒜子一搅，香菜末末一洒，羊油秦椒一调……这都是地道运城人的吃法、运城人的吃相，看了感觉就有食欲。每每读之，想象中自己就是个那个腹饥的运城人撞见了中意的美食，板凳一搬，袄袖一挽，筷子一拿，啜！这就是运城人典型的吃相，我想这恐怕也是淇园自矜的文章类型与写作风格，难怪《南风薰兮》中辟有专门写吃的板块——“风味”。生活中的淇园好像也是一个宜情宜性的人，整个小院，撑起案几，或邀友饮茶小酌品鉴诗文，或三五同好刻章写字品尝厨艺，这样的生活才会有这样的文字。我猜测，他可能已经具备了不错的厨艺，甚而如果愿意也能如袁子才那样弄出一本专记吃的书来，书名就叫《淇园食单》。

《南风薰兮》一书，山西文坛的毕星星、张石山老师等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丰赡、涉广、唯美、多彩，大约是其中关键词。名家大师皆以首肯，至少算是为淇园散文定了调子评定了星级，我无法作出更为专业的判断和建议，仅就狭义的写作者来看，他的散文是真的散，跨度大，讲得远，短章精巧，长文散放，一不小心就碰到了新的领域，却也能收得回来。语言方面，抒情的味道浓了点，过去田园牧歌式的那种抒发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优点，不然怎么能打动那么多人。相比，我个人更欣赏他的叙事而不是抒情，因为他的叙事素材足且密集，像一个人黄夜不眠为大家奉献一钵诚意舒心的早餐。他的素材太多，多到使用起来有浪费的嫌疑，却委实有看头，语言最擅长的表达是接近俚语，如接受方言语境的那部分，很醇正，很地道，有独特的味道。

我有一个结论：淇园散文写的是运城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年龄、经历与生活体悟让他的文字于运城当下有了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戏谑地写道，运城各县(市、区)应主动邀请淇园这样善写运城的作家过来做客，吃家常饭，给他看，给他讲，给他笔墨纸砚伺候，让他美美地写去，写好再放走。这虽是玩笑，却是地域文化建设乃至宣传应该兼顾的重点，这些年一首歌一篇文章一个报道把一个地方变火了的例子比比皆是，运城有这样的能人，运城也需要这样的能人。之于《南风薰兮》，应是近年来写运城诸多佳作中的代表作，淇园写的是我们共同的运城，写的是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二平方公里的运城，写的是历史悠远有着河东美称的运城，写的是十三处生动县域板块合体的以“崇文、厚德、敬业、拓新”为精神内核的运城，新时代的运城需要更多淇园这样的书写者。故而，我的这篇的文章标题用了《我们的运城，我们的淇园》。

# 我们的运城，我们的淇园

■李耀岗

## 农民书画家王克生再制百米书画长卷

本报讯 近日，万荣县光化乡王胡村农民王克生，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以收集整理舜帝圣像、舜帝简介、舜帝传说、舜帝祭文为内容，创作了百米书画长卷《德圣孝祖大舜帝》。

《德圣孝祖大舜帝》卷长100米、宽0.35米，共98000字。全卷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3副对联，第二部分为舜帝圣像和孝感动天两幅画像，第三部分为用行书撰写的舜帝简介，第四部分为一百回舜帝传说故事，第五部分包含8篇舜帝祭文。

近年来，我市深入挖掘舜帝德孝文化内涵，多次举办舜帝德孝文化节、德孝文化传承实践等系列活动，传承弘扬德孝文化。为传承弘扬舜帝德孝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年79岁的王克生于去年创作《中华典故集》百米长卷后，再度拿起画笔创作了百米书法长卷《德圣孝祖大舜帝》。

(王志英)



近日，位于夏县尉郭乡中卫村的山西螺祖文化布艺有限公司，龙饰香包产品的加工制作仍在继续中。山西螺祖文化布艺有限公司主营民间工艺香包，包括布艺老虎、汽车挂件、精品荷包等近百种产品。该公司采取车间集中加工、领料分户制作的模式，带动周边1000多名农村妇女、残疾人就业增收。 特约摄影 张秀峰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 清风雅韵

正月初一

龙吟凤舞赋春魂，  
爆竹桃符喜满门。  
老酒酿成新境界，  
初心感念昊天恩。  
一杯春梦唯须著，  
两鬓风霜不必论。  
淑景倾情嘉运至，  
东君邀约共开樽。

正月初二

烹调年味佐佳肴，  
春意盈门待客临。  
先祭财神开局面，  
再趋瑞景沐归心。  
欢期欲慰乡愁苦，  
长路但望物物深。  
何处烟花携梦绽，  
便将情思付诗琴。

正月初三

迎年宛似梦游中，  
明灭烟花耀九重。  
半盏清茶腾紫气，  
三杯老酒酌鸿踪。  
徐生不屑金毛鼠，  
世事尤憎变色龙。  
抖落残寒存感慨，

心怀春煦自从容。

正月初四

望远烟霞耀海帆，  
凭高泉石泛春潮。  
三阳开泰书花信，  
五路财神赋鼓箫。  
候鸟鸣馨凤凰谷，  
柳丝浮绿泳河桥。  
无边光景难看尽，  
时代新声颂舜尧。

正月初五

腾龙鼓舞意徘徊，  
次第商家门敞开。  
寒岁望尘携雪去，  
财神乘兴贺春来。  
谁同幽梦痴聊尔，  
我伴清风自快哉。  
破五烟花妆盛景，  
奉迎心友醉瑶台。

正月初六

## 甲辰岁首诗情盛

■秦晓丹

相约春风畅出游，  
神龙伴我赴九州。  
启程犹沐催花雨，  
策马不趋潜户囚。  
况复家山胎瑞气，  
还凭师友运良筹。  
清欢最是入归后，  
诗酒弦歌绕碧楼。

正月初七

访道敛心榆次行，  
乌金山秀黑河平。  
人安欲借清虚阁，  
龙跃欣游大学城。  
三径林泉陶逸性，  
一壶诗酒淡浮名。  
静躬若到幽真处，  
何计流年阴与晴。

正月初八

雅集何妨日影斜，  
斟完浊酒煮清茶。  
三千翰墨凝三昧，  
亭前不碍宾和主，

话里相关国与家，  
春光顺星同筑梦，  
开工大吉欲题花，  
且将逸兴征云路，  
便抒豪情向海涯。

正月初九

初九家山景色新，  
霞披瘦岭映湖滨。  
不嫌流年时运蹇，  
谁怜百姓黍苗稀。  
庙堂诚许还香愿，  
感召春风应序归。

正月初十

适逢雨水润兰亭，  
月季潮红柳泛青。  
春事缠绵骚客兴，  
芳樽荡涤德心宁。  
三千翰墨凝三昧，  
七典才华酬七星。

开局先声舒意境，  
文坛珠玉共倾听。

正月十一

冷雨潇潇雪欲霏，  
条山隐隐冻河微。  
三衣谚语关天意，  
五谷舆情释道机。  
不嫌流年时运蹇，  
谁怜百姓黍苗稀。  
庙堂诚许还香愿，  
感召春风应序归。

正月十二

佳节休叹雪雨天，  
难觅乡梓风声传。  
灯棚搭起舒春意，  
诗梦酬来赋岁年。  
两会筹谋兴国计，  
几人顾惜养生钱。  
且趁龙势期鸿运，  
把酒登楼抚玉弦。

正月十三

再举欢期酒一杯，  
七星高照自相陪。  
弦歌尽醉朋和客，  
翰墨皆呈竹与梅。  
但使春风常解语，  
何妨霜雪偶驱催。  
文坛盛事龙蛇舞，  
佳节频添百卉魁。

正月十四

花灯初上映长空，  
年味堪如岁岁浓。  
筹办元宵心梦远，  
追寻春色雪痕溶。  
一朝芳意驰千里，  
三径烟光耀九重。  
闹苑琼英迷盛景，  
携来玉饰饰梅松。

正月十五

又是烟花绽邑村，  
还须难抵月中魂。  
淳风关切探春事，  
游子奈何折柳樽。  
一夕清欢犹阅尽，  
几多绮梦待重温。  
锦霞落处心潮起，  
举步还趋龙马奔。